

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

頌四

集傳

頌者宗廟之樂歌。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。以

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蓋頌與容古字通用。

許氏慎曰。頌貌。

也。故序以此言之。

孔氏穎達曰。頌之言容。歌成功之容狀也。

周頌三十一

篇。多周公所定。

鄭氏康成曰。周頌者。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

卽位之初。

孔氏穎達曰。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錯

不用。則成王終世太平。正言卽位之初者。以卽位之

初。禮樂新定。其詠父祖之功業。述時世之和樂宏勲。

盛事已盡之矣。以後無以過此。且檢周頌事迹皆不

過成王之初。故斷之以爲限。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。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。不廢。○頌之作。主爲顯神明。多由祭祀而爲。惟敬之。小恭不言廟祀。而承謀廟之下。亦當於廟進戒。廟中求助者。昊天有成命。我將思文。噫嘻。載芟。良耜。及桓。是郊社之歌也。其清廟。維天之命。維清。天作。執競。雖武。酌賚之等。爲祖廟之祭也。其烈文。臣工。振鷺豐年。潛有瞽載。見有客。閔予小子。訪落。絲衣之等。雖有祖廟之事。其頌德又與上異也。時邁與般。有望祭河岳之事。是山川之祭也。惟五祀之祭。頌無其歌耳。頌爲四始之主。歌其盛德者也。五祀爲制度常事。非其盛。故無之。圜丘之天神。方澤之地祇。五方之帝。六宗之祀。今頌皆無者。以其頌者。感今德澤。上述祖父。郊以祖配。故其言及之。至於圜丘。方澤所配。非周之祖。不可歌之。以美周德。五方之帝。與六宗。同於天神所配之人。不異於思文與我將。詩人不爲之頌。所以今皆無也。○范氏處義曰。王褒曰。

昔周公詠文王之德。而作清廟。國語亦以時邁思文。為周文公之頌。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。蓋太平然後頌聲作。周公之前。不可謂太平。不應有頌。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。制禮作樂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。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。○朱子曰。周公相武王。成王天下既平。作為樂章。薦之郊廟。所謂周頌也。然其篇第之先後。則不可究矣。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。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。劉氏瑾曰。康王以後之詩。昊天有成命。及執競噫嘻是也。魯頌四篇。商頌五篇。因亦以類附焉。孔氏穎達曰。雅不言周。頌言周者。以別商魯也。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名為一科。當代異其第。則詩本亦當代為別。商頌不與周頌相雜。為次第也。國語曰。有正考甫者。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。以那為首。若在周詩之中。則天下所共。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。明不與周詩同處矣。孔

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。以示三代之法。故魯譜云。孔子錄其詩之頌。同之王者。後商譜云。孔子錄詩。列之以備三頌。是商頌者。孔子列之於詩末也。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。故知孔子加周也。○陳氏傅良曰。別以尊卑之禮。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。凡五卷。閒以親疏之義。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。劉氏瑾曰。雅頌無諸國別。元以十篇爲一卷。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。四之二。四之三。魯頌四篇爲四之四。商頌五篇爲四之五。通爲五卷。

集說

鄭氏康成曰。頌之言容。天子之德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。無不覆燾。無不持載。此之謂容。於是和

樂興焉。頌聲乃作。○劉氏勰曰。四始之至。頌居其極。風雅序人事。兼變正。頌主告神。義必純美。斯乃宗廟之正歌。非燕饗之常樂也。○孔氏穎達曰。言頌聲者。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。則頌聲係於所

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。故周頌三十一篇。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。以其雖詠往事。顯祖業。昭文德。述武功。皆令歌頌述之。以美今時。不爲祖父之頌矣。顯其父祖之功。所以頌子孫也。故時邁之等。盡爲武王之事。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。○徐氏積曰。詩之有頌。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。雖有文王之業。武王之功。微成王周公。則不作矣。是太平之事也。其商頌散亡。特附之而已。子不欲絕一代之事。因其所得而附之。非有所褒貶也。○蘇氏轍曰。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。蓋因禮而作頌。非如風雅之詩。有徒作而不用者也。文武之世。天下未平。禮樂未備。則頌有所未暇。至周公成王。天下旣平。制禮作樂。而爲詩以歌之。於是頌聲始作。然其篇第之先後。則不可究矣。考之以其時。則不倫。求之以其事。則不類。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。

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

於

音烏

穆清廟肅雝顯相

息亮反

濟濟

子禮反

多士秉文

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

音亦

與敦

於人斯

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

集傳

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靜也

賈氏達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

○張氏耒曰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

肅敬雝和

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

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

鄭氏康成曰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

者來助祭○嚴氏粲曰稱助祀之人曰

濟濟衆也多士

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

與祭執事之人也。

黃氏佐曰。助祭者。祭統云。君執圭瓚。裸尸。大宗執璋瓚。亞裸。小宰云。凡祭。

祀贊裸將之事。是助行裸事。非獨一人與祭者。宗祝有

司之類。中庸曰。序爵。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。所以辨賢也。

此便是助祭。越於也。駿大而疾也。孔氏穎達曰。疾奔走

與祭之別。越於也。駿大而疾也。言勸事也。○朱氏公

遷曰。布武而承尊奉也。斯語辭。○此周公既成洛邑而

行。則大而疾。承尊奉也。斯語辭。○此周公既成洛邑而

朝諸侯。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。

曹氏粹中曰。洛誥。周公告王曰。王肇稱殷。

禮。祀于新邑。予齊百工。佯從王于周。則是成王就新邑。

祀文武。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。○李氏樛曰。周公朝諸

侯者。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。周言於穆哉。此清靜之

公。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。言於穆哉。此清靜之

廟。其助祭之公侯。皆敬且和。而其執事之人。又無不執

行文王之德。既對越其在天之神。鄭氏康成曰。對配也。文王精神已在天矣。

猶配順其素。如在生存。○孔氏穎達曰。文王在天。而云多士能配者。正謂順其素先之行。如其生存之時焉。文王既有是德。多士今猶行之。是與之相配也。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。如此

則是文王之德。豈不顯乎。豈不承乎。朱子曰。對越在天。便是顯處。駿奔走

在廟。便是承處。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。徐氏鳳彩曰。無斁於人。卽廟中以槩天下也。



鄭氏康成曰。諸侯與衆士。於周公祭文王。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。是不光明。明文王之德。與言其光明之也。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。與言其承順之也。此文王之德。人無厭之。○王氏安石曰。秉文王之德。故能對

越文王在天之神。駿奔走在廟。以承清廟之事也。○蘇氏轍曰。其祀文王於清廟也。有肅肅其敬。雖雖其和者。實來顯相。其禮文王沒矣。其神在天。其主在廟。然士之來助祭者。猶不忘秉持其德。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。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也。○范氏處義曰。文王雖雖在宮。肅肅在廟。則詩人嘗以肅雖形容文王之德矣。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雖。是知體文王之德者。○呂氏祖謙曰。成王祭主也。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。濟濟多士。廣言助祭之人。凡執事者皆在也。秉文之德。顯相多士。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。相維辟公。天子穆穆。言顯相之肅雖。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。不言可見矣。○胡氏一桂曰。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。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。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。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。何則。文王往矣。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。所對越者。已不見其有顯然之迹。所奔走者。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。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。無厭射乃如此。

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。淪肌浹髓。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。○許氏謙曰。秉文之德。總承上二句。能敬和明顯之諸侯。及濟濟之多士。皆執行文王之德也。對越在天。內敬也。駿奔走在廟外。恭也。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。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。



廖氏剛曰。傳曰。孝子之至。莫大於寧親。寧親莫大於寧神。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懽心。成洛邑而朝諸侯。於是率以事文王。所謂得萬國之懽心。以事其先王。其斯以爲天子之孝矣。○潘氏時舉曰。文王之德。不可名言。凡一時在位之人。所以能敬且和。與執行文王之德者。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。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。而見其不可掩之實。則詩人之意得矣。○錢氏天錫曰。七世之廟。可以觀德。文王之感人也。在廟尚爾。則當時可已。知

清廟一章八句

集傳

書稱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

蔡氏沈曰。歲者。歲舉之祭。

文王騂

牛一。武王騂牛一。實周公攝政之七年。

李氏樗曰。書云。在十

有二月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。

而此其升歌之辭

惟七年。是成洛邑。在於七年。

也。

朱氏公遷曰。歌詩在堂上。故曰升歌。

書大傳曰。周公升歌清廟。荀

在廟中嘗見文王者。愀

音

然如復見文王焉。

孔氏穎達

曰。記每云。升歌清廟。然則祭宗廟之盛。歌文王之德。莫重於清廟。故爲周頌之首。

樂記曰。

清廟之瑟。朱絃而疏越。壹倡而三歎。有遺音者矣。

鄭氏曰。朱絃。練朱絃。

朱氏公遷曰。練之使柔而朱其色也。練則聲濁。

孔氏穎達曰。不練則體勁而聲清。練則絲熟而聲濁。

越瑟底孔也。疏之使聲

遲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熊氏曰。瑟兩頭有孔。疏通也。使兩頭孔相通。孔小則聲急。孔大則聲遲。○朱

氏公遷曰。音節舒。

倡發歌句也。三歎。三人從歎之。

徐以象其德也。

耳。

孔氏穎達曰。壹倡。謂一人始唱歌。三歎。謂三人讚歎也。樂歌文王之道。不極音聲。故但以熟絃

廣孔。

少倡寡和。此音有德傳於無窮。是有餘音不

已也。

○朱子曰。壹倡而三歎。謂一人倡而三人和

也。

漢因秦樂。乾豆上奏登歌。

顏氏師古曰。乾豆。脯羞之屬。

獨上

歌。

朱氏公遷曰。此亦傲壹倡之意也。

不以筦絃亂人聲。欲在位者

徧聞之。猶古清廟之歌也。

劉氏瑾曰。堂上之樂。人聲爲貴。故舜之韶樂。

鳴球琴瑟以詠。清廟之瑟。朱絃而疏越。秦漢之薦乾豆。亦唯堂上獨奏。登歌之曲。謂之登歌者。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也歟。

集說

劉氏瑾曰。書言烝祭文武。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。父子並祭。統於尊也。

維天之命。

於音

穆不已。

於同

乎。

乎音

不顯。文王之

德之純。

集傳

賦也。天命。卽天道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天之教命。卽是天道。故命猶道也。○程子曰。

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。言天之賦子萬物者曰天命。

不已。言無窮也。

毛氏萇曰。孟仲子曰。大哉。

天命之無極。○鄭氏康成曰。天之道動而不止。行而不已。○程子曰。此是理自相續不已。非是人爲之也。使可爲。雖使百萬般安排也。須純不雜也。○此有息時。只爲無爲。故不息。純不雜也。○此舉大本也。

亦祭文王之詩。言天道無窮。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。與

天無間。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。子思子曰。維天之命。於

穆不已。

瞿氏景淳曰。於穆不已。猶言默運不窮也。

蓋曰。天之所以爲天也。

孔氏

穎達曰。

易繫辭云。日往則月來。暑往則寒來。乾卦象於

曰。天行健。

君子以自強不息。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。於

乎不顯。

王氏安石曰。不顯者。乃所以甚言其顯也。

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。文王

之所以爲文也。純亦不已。程子曰。天道不已。文王純於

天道亦不已。純則無二，無雜不已，則無閒斷先後。朱氏

曰：無二，無雜，全體也。無閒斷先後，不息也。惟其全體，所以不息。

集說

真氏德秀曰：純是至誠，無一毫人偽。惟其純誠，無雜，自然能不已。如天之春而夏，夏而秋，秋而冬，晝

而夜，夜而晝，循環運轉，一息不停，以其誠也。聖人自壯而老，自始而終，無一息之懈，亦以其誠也。既誠，自然能不已。○嚴氏粲曰：天命，即天理也。於乎美哉，是天之運

行不已也。造化之機，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。於乎甚顯者，是文王之德，純一也。純則無二，無雜矣。○朱氏公遷

曰：穆與顯對，互言之耳。其實天道之流行，賦予者，非不

顯著。文王之德，仁義禮智之蘊，未嘗不深且遠也。但詩

意正欲法乎文王，故以不顯歸之純德，見其明著而可

法，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。○薛氏瑄曰：維天之命，於

穆不已。天命，即元亨利貞。天命深遠，流行不已。即程子

所謂動靜無端。陰陽無始。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。是天命之流行也。

假

春秋傳作何

以溢

春秋傳作恤

我我其收之。駿惠我文王。

曾孫篤之。

集傳

何之爲假。聲之轉也。

朱子曰。何。遐通。轉而爲假也。

恤之爲溢。字

之訛也。收。受駿大惠順也。

黃氏一正曰。謂身體文王之道。無少悖也。

曾孫後

王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曾。猶重也。自孫之子而下。事先祖皆稱曾孫。

篤厚也。

孔氏穎達曰。用意專而隆

厚。卽假樂所云不愆不忘。率由舊章是也。

○言文王之神。將何以恤我乎。有

則我當受之。以大順。文王之道。後王又當篤厚之。而不